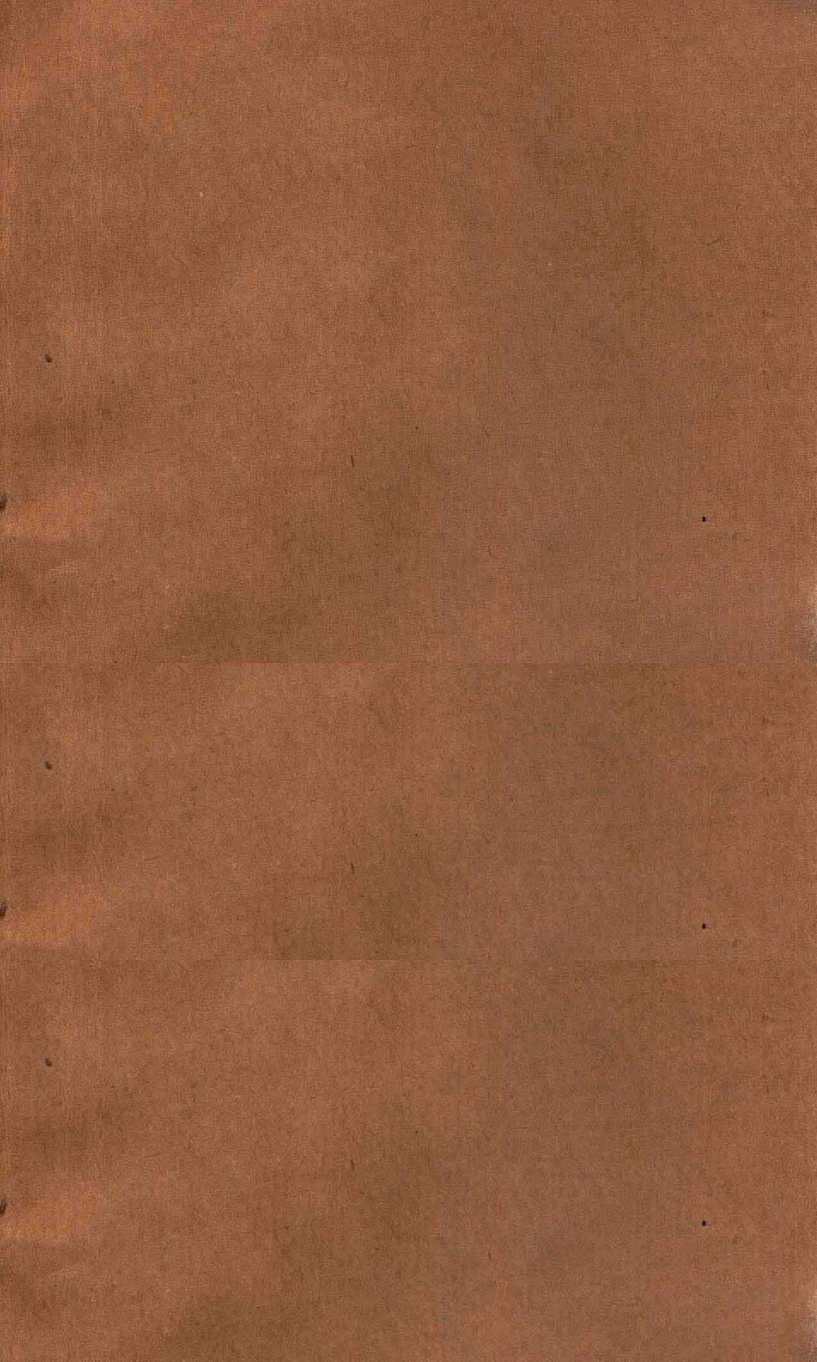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蘇省宛廬遊記



江蘇省兒童遊記

上

海

兒

童

書

局

版

— 徐培仁著
© © ©

江蘇省兒童遊記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三版

〔全一册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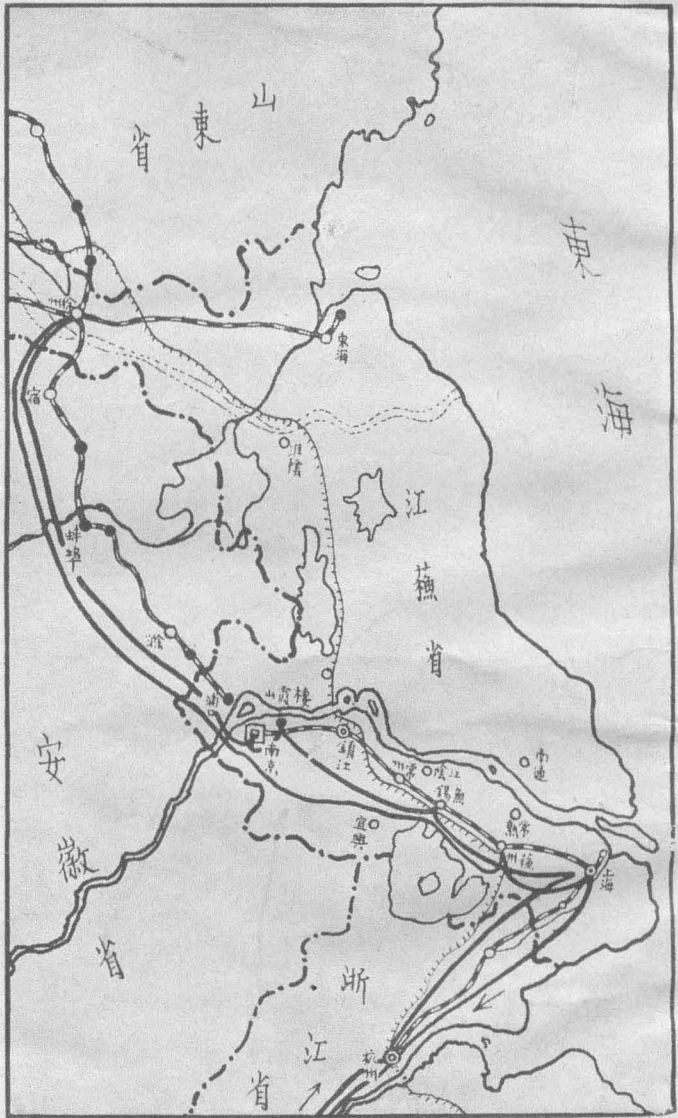
實價一角四分

外埠另加寄費

版權	所有	不准	翻印
著作者	徐培仁	發行者	兒童書局
印刷者	兒童書局		

總發行所

上海浙江路〔五馬路口〕
 兒童書局



江蘇省遊歷圖

三言兩語

在浙江省兒童遊記裏，我已有一篇詳細的序；這兩本遊記略略有點連接的關係，所以在這本江蘇省兒童遊記裏，恕不多贅。

徐培仁。一九三一年二月。

目錄

三言兩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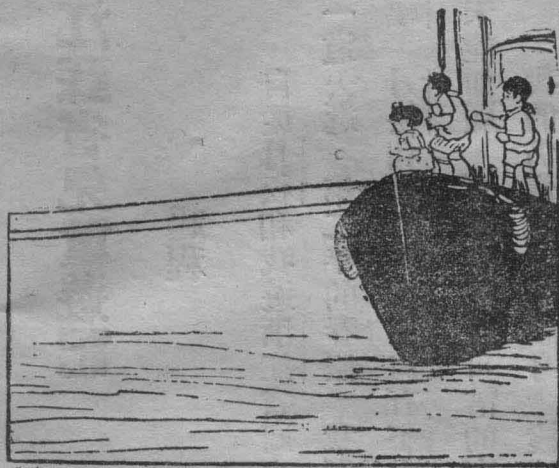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起程 一一二
- 二 遊無錫 三一八
- 三 遊棲霞山 九—一二
- 四 遊紫金山 一三一—一五
- 五 遊莫愁湖 一六一—一八
- 六 遊玄武湖 一九—二一
- 七 遊秦淮河 一二—二六
- 八 遊徐州 二七—三三
- 九 遊蘇州 三四—三八
- 一〇 遊上海 三九—四三
- 一一 歸途 四四—五〇

江蘇省兒童遊記

一 起程

自從月松和我遊浙江省回來之後，有一般小朋友也要同我們一道去遊。第二年的春假，我們預備遊江蘇省了。同行者除了阿福，月松和我外，本來尙有不少人的，但他們都因種種的困難，未能如願，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。

我們仍舊從嚴州動身，趁航船到桐廬，再由桐廬搭小火輪到杭州。當到杭州江干的時候，那可怕的跳板又來了：月松和我比較胆大些，獨有阿福，雖曾走過，卻仍舊害怕。他大聲喊道：



了來又板跳的怕可那

「健兒，我要轉去！這跳板……我……我仍舊不敢走！」

阿福見了這跳板，竟全身發抖，牙齒咯咯作響，因為這次船夫到別處去了，所以沒有人背他。

「怕什麼？你這不中用的小男子！你看，月松是個女孩子，她也並不畏懼呢。」

他被我一說，祇得屈了身體，伏在地上，爬行過去了。旁邊的人看見他這種舉動，都笑他是隻肥小狗。

過了這層難關，他纔得呼了一口長氣，恢復常態。

因為我們的目的是遊江蘇省，所以在閘口並沒有耽擱，便立刻從那邊趁火車到了上海。火車所經過的地方，有南星橋，杭州，長安，斜橋，硤石，嘉興，嘉善，楓涇，松江，莘莊，龍華，上海南站，新龍華，徐家匯，梵王渡，最後就是北站了。我們這次的火車票是買到此地的，因之改由北站下車。

一 遊無錫

北站下車後，我們在滬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早上再買了三張無錫的車票。月松叫我先買到蘇州；她說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，蘇州是不可不去的。但我們這次要遊的地方太多了。而且，蘇州說

來雖好聽，到底沒有什麼名勝，祇得待回來時再去一觀。於是便決定往無錫。無錫還有一個名字，叫作梁溪，牠的名勝，以惠泉山爲最著名，所以有「天下第二泉」的稱號。

我們趁的是七點零五分的快車。車子經過南翔，安亭，陸家浜，崑山，唯亭，蘇州，澹墅關，望亭，周涇巷，十點三十分纔到無錫。

走出試泉門，經過五里街，直往惠泉山而去。路上所看見的，儘是野花青草，荒塚古廟。第一個先到的地方，叫作錫山。山上有個前清淮軍昭宗祠。祠中有池塘，有假山，泉水點滴不斷地從龍口流出，牆上更有趙孟頫書的「天下第二泉」五字。說也奇怪：這泉雖淺得能見水底，但無論何人都不能汲完取盡。如果你

投入小錢，牠更會作螺旋形的沈下。我們三人，大家都試了一次，覺得很有趣。

再上去，是竹爐山房。那裏面也有假山，池塘，和松竹，風景比昭宗祠更好。但月松和阿福急於要見惠泉山，所以沒有逛逛，就走出這個祠了。

走了幾十分鐘，纔到了目的地惠泉山。山並不多高，石級平滑，易於登攀。月松和我，都先後達到山巔，獨有大塊頭阿福，因為他的身體笨重，走到半路，已經上氣不接下氣。幸虧我們扶助他，勉強拖他上去，但他已經全身出汗了。

『這樣低的山，你難道也爬不上嗎？』我看了他的疲倦的神氣，就問他道。

『不要再問我吧，讓我喝杯茶再說。』阿福一面用手巾揩汗，一面對我說。

我找了許多時，都沒有找到一杯茶。後來看見山下清流的泉水，我就吩咐他道：

『茶是找不到，且下去喝杯泉水解渴解渴吧！』

他聽了我的話，果然下去取了一杯，一口氣給他喝完。但他喝完之後，又取第二杯了，連連喝了三杯。這使我們奇怪起來。不待我們去問他，阿福又取了一杯，對我喊道：

『你也來喝一杯茶吧，健兒！這泉水的味兒真鮮甜呢！』

我和月松就跑下去，接了他手上所持的杯子，喝了一口，辨了辨味兒。於是又將杯子遞給月松，驚奇地對她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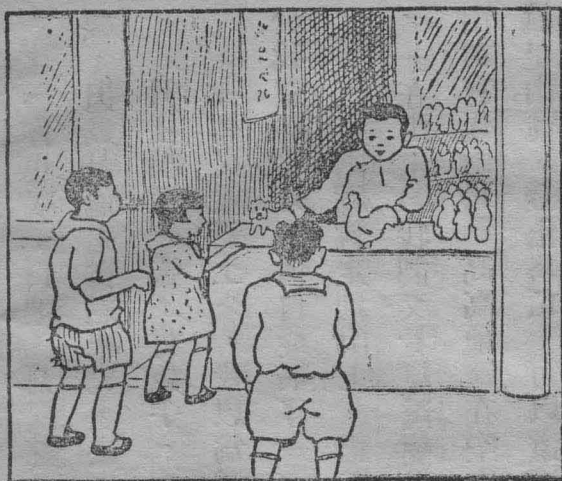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也喝一口吧，月松妹，這泉水真好吃啊！我們要謝謝阿福，因爲是他先嘗過味兒，來告訴我們的。」

月松喝了，還不肯放手。她似乎覺得這水有些神秘。

我們又重新上來。我以爲這樣，對於阿福是苦夠了，但倒出於我意料之外。他自從喝了一杯泉水後，身體似乎比從前輕鬆得多，三步兩腳就走到山上。想不到，泉水竟有這樣大的力量。

在山上，我們又看見漪蘭堂。再上去還有聽松亭和雲起樓。山頂有錫山塔，高高地豎在空中。塔的旁邊有馬王廟，塔的後面就是山麓。登上塔頂，可以遠遠望見太湖。像這樣的名勝，確算得是一個可以開拓胸襟的聖地。

我們逛了一點鐘光景，就下山了。在山麓有許多泥做的玩具



在山麓有許多泥做的玩具

。這是無錫著名的一種出品。小販們看見我們一班小孩子，他大大地歡迎，知道我們一定要買了。最起勁的，要算月松：她爭先

恐後的買了一隻老虎和一隻大雄雞，阿福和我也各人買了一樣。於是我們的行李中，便充滿了很重的泥具了。但我們除了每人携一隻手提箱外，並沒有帶別的東西。

當我們回到車站時，摸出錶來一看，已經是五點半了。於是決定趁六點鐘的甯錫客車

，當夜到棲霞山去。棲霞山離南京只得一站路。因為牠的風景也好，因此我們決定下車往那裏去。

三 遊棲霞山

我們趁的是夜車。車子經過橫林，常州，奔牛，丹陽，新豐，鎮江，到棲霞山已經是夜半的十一點鐘了。不得已，只好在下關附近找了一個小客棧，住一夜再說。

到客棧裏，阿福和我都倒在牀上休息了。獨有月松，她好像沒有疲倦，竟取出所有的泥具來玩。她執著，一個一個地研究，搖頭嘆氣道：

『無錫人的技藝，實在不差，要做得這樣惟妙惟肖，並非是

一件容易的事。」

但我們不對她說什麼，只管去睡了。她只是自言自語著。至於她幾時上牀，我們也不知道。

次晨，我們出發遊棲霞山了。

棲霞山舊名攝山，因為山麓有個棲霞寺，所以便得了名。牠的位置，位於南京的東郊外，離滬甯鐵路孤樹村車站有四里路遠。牠是屬於大茅山脈的。如果你翻開地圖一看，便十分明瞭了。

山上所有的，當然逃不出寺廟；廟內所住的，也當然是一般僧侶了。寺的背後有座塔，塔中塑著不少佛像，大都五六尊爲一龕。佛像的面孔，沒有一個相同，可知塑者是俱有高等藝術的。其中最奇怪的，要算達摩洞：洞中塑一白石的達摩像，你想進去

見他，是極不容易的事情。

阿福對住一個佛像，仔細地考察，並不移開他的脚步。我有



洞中一塑白石像

些懷疑了，立即跑到他身邊，拉了他的衣服，問道：

「阿福，你看見什麼了？爲何這樣目不轉睛？這菩薩莫非認得你嗎？」

「喂！你們看！」他聽了我問他，心裏似乎很得意。「這個佛像很像我父親呢！他和我父親一樣大鬍子，一樣裝著

威嚴的面孔。」他用手指著。

「那麼，你爲什麼不喊一聲『爸爸』呢？」月松插嘴道。

那邊也有一個小池塘，名叫功德泉，上面更有所謂桃花澗和紫峯閣。再上去是一個嶺，佛像比先前更多，所以嶺的名字就叫作千佛。

當我們登上山巔最高處時，則見一切都在腳下，渺小不可言了。

在山上逛了一息，我們仍舊照原路下來，往車站走去。這時纔二點半；到南京的車子是二點五十二分開的。因此，我們便在車站中取出泥具來玩。阿福玩厭了，他偷偷地在附近買了一大包花生，同時還分幾隻給月松和我兩人。月松嫌他把得少，統統將

牠們摔在地上。大塊頭看了看她的面色，知道原是爲此，所以又添了她幾隻，叫她不要發脾氣。於是月松纔肯把地上的拾起來。

四 遊紫金山

各人正在談話的時候，車子嗚嗚地來了。先上去的是大塊頭，其次是月松，末了是我。當車子到南京時，已經是三點二十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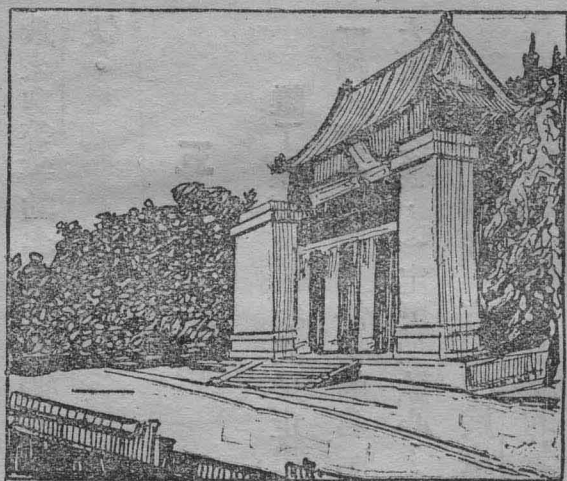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因爲連日登山游水，精神和身體兩方面，都覺得有些疲倦，便決定今日休息，到明天再開始遊覽名勝。

南京是中國的京城，地勢雄壯，甲於全國；不過房屋和街道還不大興盛。現在我們所寓的客棧，實在比上海的小旅館也不如

。我明白了：上海的文明，原是外國人的文明；你看看華界，還不是和內地差不多？優美的建築，平坦的道路，宏麗的市場……這一切，都是在租界中。由此可知外國人對於市政，是竭力提倡的。

次晨，我們六點鐘就起身了。貪睡的阿福，還在呼呼做夢。我用手推他一推，他卻轉了一個身。後來月松用兩個手指鉗住他的鼻尖，他不能呼吸了，立刻醒了轉來。洗過臉，吃過點心，我們就預備往朝陽門外出發。

紫金山，就是鍾山，還有一個名字叫作蔣山。山上有一人泉：所謂一人泉者，只能供一個人飲，但你飲了一口，牠又從地下流出來了，所以雖經過幾千萬人去飲，牠也不會被飲乾的。我們



爲好奇心所動，也每人喝了一口。山的西峯，有個天堡城，是兵家必爭的險隘地方。山的南邊有明孝陵，靈谷寺，和中山墓。中

中山墓

山墓就是國民黨領袖，孫總理的墓。規模宏大，氣象莊嚴，我們到了那邊，曾向他恭敬地行三鞠躬禮。明孝陵就是明太祖的墳：墳的前面有石獸，有野草，看了也會令人感歎。至於說到靈谷寺，牠的风景可算得不錯：上面有無量殿，鐘樓，說法台，功德水，說公塔，

飛來剪等等的名勝。我們在牠的四面繞了一周，覺得精神異常爽快。

五 遊莫愁湖

離了紫金山，我們又走出水西門，預備遊莫愁湖。莫愁湖是一個多麼令人聽了快樂的名詞。我們三個人是向來不愁的，今天去逛了之後，一定更加歡心了。

莫愁湖前面，有個華嚴庵。庵內有劉莫愁的遺像。她是生得那麼嬌艷婀娜，雖然所看的是照相，可是卻夠人去欣賞了。倘使她在世時，一定有西子一樣美麗了。從這張照相看來，我們知道莫愁湖是取名於女子的。

華嚴庵裏面，有個

名叫鬱金堂的寺廟。靠

着這廟的窗，你可見到

湖中的風景：湖水像鏡

一樣平，兩邊岸上夾着



巷內有劉莫愁的遺像

碧綠的楊柳，游魚來往，

野鴨出滅水中，在這明媚

的春天中，尤其顯得美麗

可愛。月松見了這優美的

境况，也搖頭太息道：

「我情願做此地的飛

禽呢！」

阿福聽了很不滿意，

他和她辯道：

「做飛禽要被獵人打

的，不好！我歡喜做魚，

常常在水底游泳。

『你們的見解都不對，』最後我說道：『做飛禽固然要防獵人，做魚也要留意漁夫；我的意思還是做人好，因為人是萬物之靈，他可以自由地到東去西，毫無束縛和危險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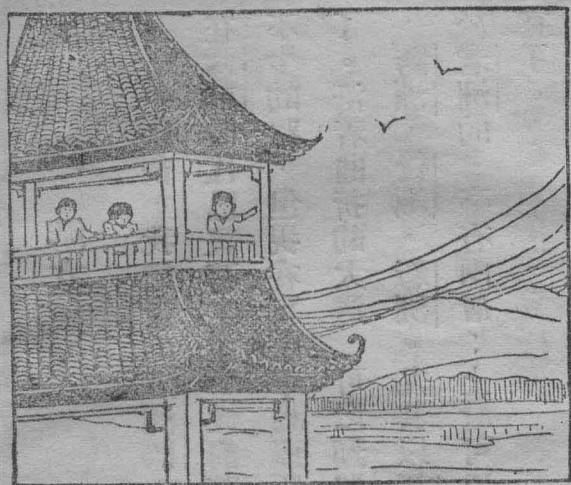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聽了，都稱讚我聰明，這使我覺得很快樂。並非我愛戴高帽子，實在是他們出於真心的話。

莫愁湖除了風景足以動人外，尚有一種可貴的地方：當湖水滿漲的時候，牠會自然地流入大河，決不汎濫成災；當牠遇天旱乾涸的當兒，也可引入大河的水，養活湖中一切生物。因此，牠絕對沒有過多或是不足的憂慮。這樣看來，真可叫人莫愁了。

六 游玄武湖

午飯後，我們走出豐潤門，上玄武湖去。玄武湖又名後湖，在六朝時代已經著名了。從前若要遊湖，一定要出太平門，繞過不少的路，但現在可將車馬直驅豐潤門。走出豐潤門，便是湖濱了。沿着曲折的大道，可以到湖心亭。湖有五個洲：老洲，長洲，隣洲，後洲，新洲。尤其以新洲爲最大。但是一般遊人都集中於老洲的。亭有兩層：上層可遠眺四面的風景，在夏天更覺得適宜了。

湖的背後就是我們已經遊過的紫金山。牠受了三面湖水的擁抱，愈加顯得清秀而蒼翠。我想，一個人如果永遠住在這樣美麗



景風的面四眺遠可層上

的地方，疾病一定會自然少下去的。因為那邊空氣既清鮮，而環境亦較城市為佳。你且看看和尚吧：他們的壽數，普通終比常人高。有的竟活到一百多歲。

當我正在讚美這個地方時，月松諷刺地對我說道：

「你既然歡喜這個地方，那麼你長此住下去吧！最好把頭髮剃了去做和尚，活到一百多歲。可是，我告訴你，當你活到這樣年紀時，你一定要懊悔而不開心的：那時牙齒落盡

，頭髮脫完，耳朵聾，眼睛花，背脊僵僵……還有什麼興趣呢？第一樣不便的，就是不能吃東西；一個人不能吃東西，就要活活地餓了。」

『是的，』大塊頭阿福從中插嘴道：『月松小姐的話，說得很不錯。我們少年人不可住在深山綠林中，消極地去做和尚或隱士的。我們應該奮發有爲，拿有用的精神和氣力，去爲社會服務，爲國家奮鬥，這樣纔不負我們做人的目的呢！』

向來不會說話的阿福，今天居然談起社會國家來，倒是一件可喜的事。如果他能從小到大，都抱著良好的志願，那麼，他將來必是一個有用的人了。因此我拍拍他的肩，恭祝他道：

『阿福，我希望你這樣！』

他笑了，很得意地笑着。這時他的肥碩的大面孔，變得比從前更扁，更圓，好像是廢曆十五的月亮。

月松爽快地從皮篋中挑出一只爛香蕉，很莊重地送給他，說道：

「阿福，你今天所發表的意見，實在很動聽；現在我送你一只香蕉，作爲獎品吧！」

我們就這樣對談對笑着，離開了玄武湖。

七 遊秦淮河

連日所遊的地方，都是山明水秀，清淨幽美的。今天阿福提議，要到一個比較鬧熱的處所去，換換我們的口味。我想來想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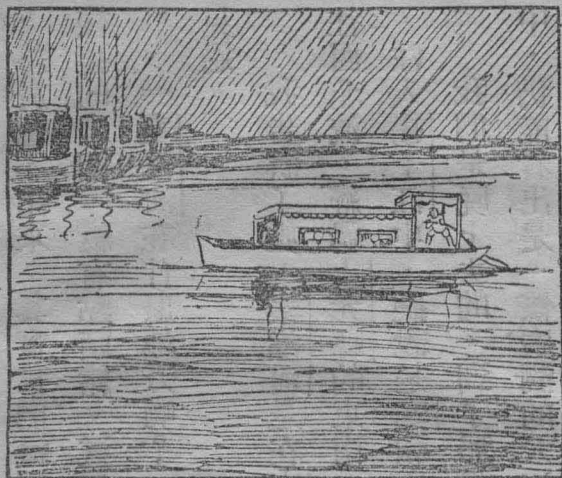
，終於想不出來；其實我們這班小孩子那裏知道呢？幸而問了客棧裏的老闆，纔有點頭緒。這個名勝，就是秦淮河。

『秦淮河在什麼地方啊？』月松問；她連這個名字還沒有聽見過。

我告訴了她：秦淮河是在南京城的南邊，發源自溧水縣北，往西北流，經過上元縣的東南，而入南京城。西邊又再流出江寧，注入揚子江中。聽說是秦朝所開鑿的，所以有秦淮河的名稱。

我們是晚上去的。到了那邊時，已經上燈了。雖在暮色瀰漫中，仍能看出是一條廣濶的大河。河中有許多橋梁；最著名的，要算利涉，大中，和復成了。

雇了一隻划子，無目的地在江心中搖盪。只見許多畫舫，點



無日的地在江中心搖盪

着紅燈，泊近岸邊。剎那間，聽得絲竹聲和歌唱聲同時而起。這是女子的口音；她們扮裝得妖形怪狀，看去彷彿是童話中的妖精

。月松見了就先懷疑，因此倒轉身來問船夫道：

『這般女子是幹什麼的呀？』

船夫答：『她們都是歌妓，換句話說，就是靠賣唱爲生的下女。』

『爲什麼她們要幹這種下流的事情呢？』阿福似乎有些

不解，便接着月松問了船夫一句。

『她們是受了生活的壓迫，纔走這條路的；其實她們心中何常情願去幹呢？何常不歡喜做高尙的婦女呢？』船夫解釋了一番。

『不對，』月松又再說道：『我看她們面上沒有絲毫憂愁；她們溫柔地接待客人，妖媚地賣弄風情，而且在那醉人的歌中，更唱得曲曲動人，似乎充滿了無限的愉快。我相信，至少有一半，是她們自己喜歡幹的吧。』

『你未免冤枉她們了：她們的這樣裝作，無非想去博得客人的歡心，實際上，她們心裏的苦衷，是任何人都不會知道的。一個人在悲哀的時候，既不許哭，還要勉強裝出快樂，去給

人家受用，給人家欣賞，這個人便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。」

船夫一面划，一面說，好像對於這般歌妓，發生了很深切的感觸。末了，他又補了一句：

「像你們幾個孩子，真是世界上最自由，最快樂的人了。」
我們聽了船夫的話，心裏都很滿意，覺得自己確是「天之驕子」。

這一天晚上，明月高照着，河水受了牠的反映，也發出了銀色的白光。天上的星兒，輝煌地在我們面前閃爍，像一羣螢火蟲一樣明亮。我坐在月松旁邊，偷看了一眼，覺得她在月夜，比在白晝更美麗了。她的眼睛像兩個真珠，她的牙齒像一排貝子。我獨自想着，她將來成爲少婦時，一定够得上稱爲美人的。

我們儘情地在河中兜了一個圈子，等到回寓的時候，已經是十點鐘了。

八 遊徐州

翌晨，我們三人從南京搭了公渡輪船，到了浦口。再從浦口趁了津浦鐵路的火車，往徐州去。津浦鐵路就是一條從天津到浦口的鐵路，長一千五百七十多里。牠從天津起點，經過滄州，德州，濟南，（在此地又和膠濟鐵路聯絡。）兗州，（此地還有一條通濟寧的支路，長四十七里。）臨城，（此地也有支路，通過棗莊中興煤礦，和中興煤礦所築的台兒莊鐵路聯絡。）徐州，（此地又和隴海鐵路相交。）蚌埠，而至浦口。

徐州又名銅山，古時稱爲彭城，是西楚霸王的舊都。牠是南北往來的要道，津浦和隴海兩條鐵路，都在此地交會的。牠也是山東，河南，江蘇，安徽四省的關鍵；凡是南北有了什麼兵事，一定要在此地決個勝負的。因此那邊的人民，實難得有太平的日子。

我們略略地考察一下，便領略到這個地方的情景了。牠是充滿了荒涼寥落，牠是那麼地悽慘動人；這種氣象，無疑地，一定是戰爭的餘毒呀！

『你知道楚霸王的事情嗎？』月松問我道。

但我搖搖頭，對她說不知道。可是阿福卻得意地笑着，跑到月松面前，說：

『我知道的：他就是項羽。他的天才和氣力都超過常人。他和他的叔叔項梁在吳中起兵，後來叔叔被打死了，項羽就接着他去打秦，連打九次，都是勝的。於是自立爲西楚霸王，別了他的愛妻虞美人，又去打漢高祖了。連打數次，項羽仍舊打勝的；不幸，在末了一次，他被漢高祖的將圍在烏江，項羽知道這一回他不能逃過了，就拔出劍來自殺。』

月松聽了，歎息道：

『項羽真配得上稱爲英雄！他雖敗亡，卻比一般偷死逃生而得勝的士兵要榮耀多了。』

徐州是個土脈不肥，生產稀少的地方，不過牠的東北——賈汪——產煤很多，還有專運煤的鐵路，接着津浦路的柳泉，誠可

說是江蘇省唯一的大煤礦。

阿福問我道：

『健兒，此地也有好逛的地方嗎？』

我卻不能回答。因為我自己也不明白。後來月松天真爛漫的問了一個火車站的職員，他看見她是個可愛的小女孩，就和藹地告訴她道：

『徐州並沒有什麼著名的風景，但你們如果要逛，可到銅山，芒山，和碭山去。』

我們謝了他，先往銅山。銅山是在火車站附近，行不多時，即達目的地了。

『徐州不就是叫作銅山嗎？』月松忽然問我道。

『是的，牠是以這座山爲名的。』我答。

『那麼，爲什麼要稱爲銅山呢？』

『因爲山上以產銅著名的。』

這座山彷彿是座荒山：岩石嵯峨，古樹挺老，只配稱爲銅的生產地，不可算爲游覽的名勝。

當我們正欲赴芒山和錫山時，天公不作美，忽然下起雨了。於是祇得作罷。但我聽得人家說，這兩座山也沒有好的風景，不過有一點古蹟罷了：漢高祖年紀輕時，時常住在這當中的，現在的皇藏峪，就是他從前的寓所。

『漢高祖是誰嗎？健兒！』阿福問。

那時雨下得很大，我們都拚命的去找一個寓所，料不到在半



途上，阿福竟有這樣興緻，和我研究歷史。

「快點走吧，阿福！你全身的衣服都淋濕了，還要談漢高祖

嗎？」

找了許久，纔找到一片小
飯店。到了那邊，換過衣服，
吃過點心，我纔簡略地告訴他

那時候雨下得很大

：

「漢高祖是秦朝末世的沛

縣人，（沛縣清屬江蘇徐州府

，民國屬江蘇徐海道。）他姓

劉名邦，起先曾做泗上亭長。

嗣後又去打秦，受了百姓的歡迎，末了又和項羽戰，也打了勝仗，於是就做了十二年的皇帝。」

「他是一個平民，居然能够做皇帝，真是一個非常的英雄呀！」

月松也稱讚了他一句。

飯店裏的主人，看見我們這般小孩，討論些歷史上的事情，未免起了疑竇。

「他們莫非是從小人國裏來的嗎？」

飯店老板這樣問他的妻。

「決不致於！他們都是中國人，不過是老成的孩子們就是。這樣小的孩子，竟敢作長途的遊歷，確是難得的呢！」

飯店老板搖着頭，很欽佩的讚歎道。

次日晚上，我們離開了徐州，轉回南京。

九 游蘇州

本來，我們從徐州回到南京後，還想再遊幾個名勝的：如清涼山，明故宮，雨花臺等等，都是風景絕佳，古蹟極多的地方；但是，月松和阿福，覺得有些厭倦了，況且南京他們也住不慣，就是我也勉強。雖說牠是雄壯富麗，到底還是充滿了半衰的景象，在我們小孩子看來，是引不起什麼趣味的。所以便決定動身回去。

早上九點鐘，我們三人趕到火車站。當我要買票的時候，月松忽然記起了：

「健兒哥，這次買到蘇州吧！」

我答應了她，同時阿福也表示贊同。

九點半，車開了。在車中，我們除了吃東西外，還是玩無錫帶來的泥具。其中最有趣的，要算個會搖頭的老頭子了。牠架上一副小眼鏡，生着一簇白鬚鬚，神氣十足，望去好像是個活人。火車顛簸不定，牠的頭也搖擺不停。全車的搭客，都注意我們三人所携的泥具。

下午兩點十三分，汽笛鳴的一聲，車又到無錫了。我們都從窗裏伸出頭，望望久別的名勝。月松對着車站快樂地喚呼道：

『再會吧，無錫！』

車子再行了一點鐘，纔到我們的目的地——蘇州。

聽說蘇州也有幾個名勝：如鄧尉山、靈岩山、天平山等。

我們這次並不打算多耽擱，所以，只略略游了這幾個地方。

下車後，先往鄧尉山去。

鄧尉山是在蘇州城西面的光福鎮，牠最著名的，就是梅花，

可惜現在是春天，我們到了那邊，所見的，不過是繁枝叢葉罷了。聽說從前梅花最盛的地方是香雪海，但現在要推萬峯台，因為牠有紅綠白三種顏色。

其次是靈岩山，靈岩山是在城的西面的木瀆鎮，因為山上有靈岩寺，所以得名的。山巔的石上，刻有琴台兩字。一登上琴



一 登 上 琴 台

台，則見一切儘在眼底，而洞庭的七十二峯，在煙水蒼茫中，尤歷歷可數。山下有一石，作龜形，有的人叫牠爲龜石，有的人叫

牠爲「烏龜望太湖」，因爲牠對着湖面昂頭的緣故。路旁有一個方形的台，俗稱梳粧台，其實牠是一塊石頭，怎能用來梳粧呢？後世的人竟謠傳爲西施梳粧的地方，未免太迷信了。山下的東面，有塊石頭，名叫望夫石，而一般俗人又稱他爲「癡漢等老婆」，實在有些不雅聽。

其次是天平山。天平山在靈岩山的北面。山下有范文正公墓，所以又稱爲范墓山。山的半腰有鉢盂寺，寺內有白雲泉。聽說牠的泉水很清香。我們也喝了一口，覺得果然不錯，但到底不及無錫的惠泉甜美。壁上更題有「吳中第一泉」五個大字。此外如留園，西園，滄浪亭，寒山寺等處，也是天平山上的名勝。

餘如虎邱，戒幢寺，也是蘇州的名勝，但我們時間匆促，未能如願，將牠們一一遊過。在這一兩天中，我們曾趁過小船，坐過轎子，最有趣的，是騎驢子了。這是蘇州的特產，而我們也向來沒有騎過。月松胆小，不敢多騎，但阿福和我，覺得騎驢子比遊歷山水更有興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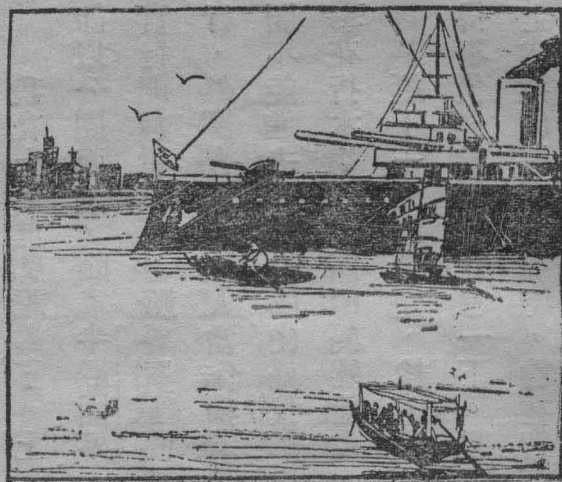
一〇 遊上海

遊蘇州後，我們仍照原路而返上海。但到了上海也不得不再多耽擱一兩天。因爲上海是江蘇省重要的大商埠，是中國最大的市場，是吳淞和黃浦兩江的會合處，是長江的門戶，是東西洋交通的中心點。牠是從清朝道光二十二年，鴉片戰爭的失敗，依了江寧條約開爲商埠的。其中分爲四大區：即公共租界，法租界，南市，閘北。馬路上，很多很多的汽車穿梭似的飛馳，不便行走，尤其是我們小孩子。近年時局不靜，從內地避難而來者，亦日見其多。聽說全市人口，有二百七十多萬，可算是全世界人口最繁盛的都會之一。在南市的高昌廟，有製造局，是中國有名的兵

工廠。吳淞在上海的北面，是黃浦的險要之地，在礮台灣更築有礮台，以防禦不測。

我們到上海時，因為馬路上汽車太多，行走不便，就都坐着電車，先去逛各個公園了。如虹口公園，白渡橋公園，梵王渡公園，半淞園，法國公園等等。我覺得最好要推法國公園了：雖說一切的景緻，都是出於人工的，但人定的事情，未必不能勝天。月松卻歡喜虹口公園，因為裏面還附有一個兒童花園，是專給兒童遊逛的。我們也曾在那邊盪過鞦韆，踢過皮球。其中最多的，要算日本孩子，其次是西洋孩子，中國孩子反而最少，這實在不是良好的現象，難道中國真的變為各國的殖民地嗎？

至於說到阿福呢，他倒愛上最小的白渡橋公園。我問他有什



的旁艦軍在靠

麼理由，他說那邊可以看大輪船，在黃浦江行駛。可是那些大輪船都是東西洋的軍艦，未免太殺風景。靠在軍艦旁邊的，是我們中國的破舊箬篷船。說起真要傷心：有的時候，那些軍艦竟把我們的箬篷船撞沒，不負責任地仍舊遠駛而去，我們的無辜良民，白白犧牲了生命財產，未得絲毫賠償。衰小的民族；竟被強國欺侮得這樣可怕！那麼，我們這般小國民，還不去振作有爲嗎？

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，上海的文明，是西洋人的文明。如今即以公園而論，除了半淞園外，其餘的都在租界以內。目下終算實行開放主義了；祇要買了門票，中國人也可以進去。從前就不行，外國人却把華人當作狗看待。明明是中國的地皮，中國人反而不能進去，一半固由於我們中國人太沒有公德心，一進去便要攀花折木；一半卻由於外國人太不平等，當我們爲亡國奴看待。

逛了一天的公園，趁了一天的電車，又有點覺得疲勞了，不得不借個旅館來休息一下。說起了旅館，月松第一要害怕，因爲上次我們遊浙江省時，曾在南市的小客棧裏耽擱了一夜，那邊臭蟲成羣，半夜出來咬人，弄得我們無處躲避。但這次我們所住的旅館，要比從前清潔，而且還在公共租界裏面。月松似乎放心多

了。可是一到半夜，當我們熟睡的時候，這東西又從床架上和壁縫裏爬出來，爬到我們身上，吸食我們的血液。不過比較從前少些罷了。於是月松又辛苦了一夜。只有阿福，他雖生得這樣肥胖，而臭蟲倒反不去咬他，好像是他的親家一樣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身時，便問他道：

『阿福，你昨天夜裏睡着嗎？』

『自然！我還做了各種好夢呢！』是他的回答。

月松聽了他的話，真要氣得半死不活了。

『莫非臭蟲這樣痛恨女孩子嗎？否則爲何只專咬我一個人呢？』

這一天，午後三點鐘，我們在卡爾登影戲院看外國的有聲電

影。至於映的是什麼片子，我們都忘記了，但那裏面有歌舞，有對白，雖然我們不懂，聽來倒也着實有趣。何況，我們看有聲電影，今天還是第一次。

除了正片外，尙有新聞片和滑稽片。我們都愛看滑稽片。尤其是這一天的滑稽片最好看：主角是一個大塊頭的孩子，正像阿福一樣肥胖矮小。他有一隻狗，也能做各種滑稽的舉動，這更令人好笑了。

一一 歸途

「這一次，我們遊歷有半個月光景了，還是趕快回去好，免得我的媽媽記掛。」

月松先提議道，她有些想起故鄉了。其實阿福和我都有這種情形。別的地方雖好，終不能使我們留連；我們所愛的，還是充滿俗氣的故鄉。因此，我們便決定明天早上動身，搭滬杭車回去。

這一天晚上，我們在南京路巡遊了一番。說起了南京路，實在令人痛心。在民國十四年的五月卅日，我們爲了日帝國主義無辜殺了中國人，舉行正式的演講，不料竟被英帝國主義者開槍殺死我們的同胞。不僅當時看見的人要傷心，卽就聽了的人，也要圖報復了。

上海好玩的東西真多：走過兒童書局的店門，我們停步不行，看見那些陳列在玻璃窗上的兒童讀物和兒童玩具，件件都是可



愛的。尤其是那些肥胖的洋囡囡，被月松看見，愈加不肯走了。即就我們從無錫買來的老頭子，雖能搖頭，也及不上他們那麼美

麗動人。但我們已買了好多本書，再也沒有餘錢去買了。

就向他放了一槍
 時，不知爲了什麼事情，忽然戒嚴起來了。中外的巡捕，都從腰間拔出手槍，在十家路口檢查行人。除了婦女和孩子以

外，旁的人都免不了受這恐慌。有一個鄉下人，他身上穿了

一套粗布衣服，頭上拖着一條辮子，看見這種緊張而又危險的情形，竟嚇得往前飛奔，不肯受他們的檢查。可憐的東西！巡捕看見他逃走，竟當他是盜匪，或是別種不良分子，就向他放了一槍，結果他被子彈打中了，就立刻跌倒地上。等到巡捕們上去再檢查他時，他已經死了。但他的身邊並沒有凶器，他本來是個良民，不過因為胆小，就無辜地送了一條性命。看到此地，我們的毛髮都要嚇得豎起來了。月松快地催我們回寓。

到了旅館，月松喘着氣，說道：

『上海是這樣一個危險的地方！』

次晨，我們一早就趕到北站去趁車了。滬杭的早車是七點鐘開的。

在車輪輾轉聲中。阿福忽然問起我道：

「健兒，我們終算遊過江蘇省了，但江蘇省著名的物產，你會知道嗎？這是我們遊歷家所應該知道的啊！」

想不到，阿福竟會拿這個問題來問我。我思索了一回，回答他道：

「我怎麼不知道？我早已在教科書上讀過了。江蘇省最著名的物產，是絲，米，棉，鹽四樣東西。出絲最多的地方是太湖附近幾個縣；出米最多的地方，是無錫；常熟，裏下河一帶；出棉最多的地方，是南通，崇明，松江一帶；至於鹽則淮南淮北都有出產。但鑛產很少；只有賈汪的煤，比較著名些。其他如宜興的陶器，洋河的酒，都很有名。若說到新工業，當推上海，無錫，

南通爲最發達了。』

阿福聽了點點頭，似乎表示我的話不錯。

火車到了杭州，我們又匆匆搭上小火輪，到桐廬，再由桐廬換小船到嚴州。

『故鄉，親愛的故鄉！舊時一切的景象，如今呈現在我的面前了！』

月松在船中，歡樂地歌唱着。

當船到碼頭時，有許多人來迎接我們，我們的母親聽了這種消息，也相繼而來。在複雜的人聲中，我們聽得他們說：

『三位小遊歷家回來了！三位小遊歷家回來了！他們是未來的探險家，他們是未來的大人物！』

但我們不去聽牠，我們只管看我們自己的媽媽。

上了岸，有一大羣孩子，圍着我們，要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去演講給他們聽。此外，尚有一般長輩，他們也要宴請我們。我們酬酢的忙，幾乎應接不暇；但在這幾天內，決意謝絕曾客，等到休養數日，再和他們談話。